

中国近代史

中國近代史

第五章 洋务派的「自强」与第一

次割地狂潮

——一八六二年（同治元年）至
一八九四年（光緒二十年）

第一节 緒言

第二次鴉片战争以后，洋务派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了，与頑固派同为构成滿清統治势力的重要部分。

頑固派是純封建性的政治集团，有滿洲貴族、官僚、紳士、地主及八股士人作基础，首領西太后掌握政

权，在政治上拥有极大势力。这一派人盲目排外，幻想闭关时代的回来。一八六六年（同治五年），奕訢請設天文算學館，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，倭仁上疏反對，說「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，何必夷人，何必師事夷人」。拒絕一切新事物的輸入，是这一派人思想的一面。郭嵩燾描写另一面，說「中國之人心，有万不可解者。西洋为害之烈，莫甚于鴉片烟，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，恬不为悔，数十年国家之耻，耗竭財力，毒害民生，无一人引为疚心。鍾表玩具，家皆有之，呢絨洋布之属，遍及穷荒僻壤。江浙风俗，至于舍国家錢币，而专行使洋

錢，且昂其價，漠然無知其非者。一聞修造鐵路電報，痛心疾首，羣起阻難，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。一歡迎外國消費品來滿足自己的享樂，是這一派人思想的又一面。外國侵略者破壞中國政治的經濟的封建機構，造成頑固派的排外心理，同時侵略者不斷地加強他們的破壞行動，引起頑固派更深的怨仇，這種矛盾在頑固派與侵略者中間是存在着的。但在政治上（如共同鎮壓革命）、經濟上（如關稅及借款）、生活上（如消費外國貨物）他們保有緊密的聯繫，這又造成頑固派的媚外心理，作為與洋務派合作的基

础，通过洋务派，顽固派服务于侵略者。

洋务派是封建旧军阀经过外国侵略者改造，适合于镇压太平革命之用的新军阀。这个新军阀与买办、官僚结合，缺一不可。当时被侵略者选中的曾左李三大军阀，各拥有庞大的封建集团。左宗棠说李氏集团：「李瀚章（李鸿章之兄）一門，勦伐既高，依附者众。当时随从立功，身致富貴者又各有其亲友，展轉依附，实繁有徒。」李鸿章说曾左集团：「左宗棠、曾国荃两政十載（两江总督），湘楚旧部視如家乡，而随宗棠者尤多且久。」这些封建集团加入买办成分愈多，

自然与外国侵略者关系愈深，政治上地位也愈高。李鴻章繼承曾國藩成为洋务派最大首領，原因就在李氏集团加入极大的买办成分。

頑固派据有中央政府，洋务派据有許多省区的地方政府及本系军队指揮权。这两派不得不互相依賴，保持滿清政府的統一形式。但形式的統一並不能阻止实际的分裂，湘系軍閥（曾左两系）占南洋及福建造船厂地盘，淮系軍閥占北洋及上海招商局地盘，彼此怀抱敌意。李鴻章从一八七〇年起，任直隶总督，北洋大臣二十余年，包办外交，权力极大。滿清政府

利用湘淮不和，使他們彼此牽制，对李鴻章疑忌尤甚。西太后善于玩弄手段，放任頑固派議論国政，把这些議論当作「清議」「公論」来抑制李鴻章，不許李氏集团过于发展。李鴻章《与郭嵩燾书》說：「都中羣議，无能謀及远大，但以內輕外重为患，欲收将帅疆吏之权。」又《与友人书》說：「清議之禍，与明季同出一轍，果孰为之耶？」他在《复鮑华潭书》里，直截表示对西太后不滿，說：「深宮端拱，樞廷照旧贊襄，遇事多下部議，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，非外臣所能力爭也。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，以待嗣皇（光緒帝）亲政，

未知能否支持，不生他變。」頑固派與李鴻章關係惡劣，幾乎到兩不相容的地步，陰毒的西太后不敢貶斥李鴻章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他不僅擁有強大軍隊，更主要的是外國侵略者選擇他充當最順從的代理人。

李鴻章守定曾國藩的衣鉢，比其他軍閥更能取得侵略者的信任。曾國藩主張對外不抵抗，忠實服從屈辱條約，說：「道光庚子（二十一年——一八四〇年）以後辦理夷務，失在朝和夕戰，无一定之至計，遂至外患漸深，不可收拾。皇上登極以來，外國盛強如故，惟賴守定和議，絕无更改，用能中外相安，十年无事。」

（一八七〇年——同治九年《复陈津案各情折》）。这样绝对服从的外交方针正与顽固派盲目排外同样祸国。李鴻章是这个方针坚决执行人。在侵略者不允「中外相安」的时候，例如英俄掠夺新疆，曾国藩主張暫棄关（玉門关）外，专清关内（屠杀陝甘回民），李鴻章称为「老成謀国之見」，要求政府放棄新疆。左宗棠出兵西征，李鴻章竭力阻止，說「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，大言高論，不顧國家之安危。即其西路調度，不过尔尔，把握何在。」后来西征成功，湘淮两系仇怨加深，南洋大臣刘坤一斥責李鴻章說：「合

肥自发捻平后，所部分屯南北，每年糜餉几千万，而机器輪船枪炮不在此数，似此养精蓄銳，倘遇敌而不能一决，求为賈平章（賈似道）亦不可得矣」（光緒七年《复李若农书》）。湘系軍閥不曾承襲曾國藩的全部遺教，对侵略者还不能绝对服从，因之湘系軍閥政治上地位低于淮系。

李鴻章發揮曾國藩的洋务精神，外交上极端退让，軍事上购买船炮洋枪，培养充足的对内武力。他办洋务非常自負，說：「今日喜談洋务，乃圣之时。人人怕談厌談，事至，非張皇即鹵莽，尠不誤國。公等可不喜談，

鄙人若亦不談，天下賴何术以支持耶？中国日弱，外人日驕，此豈一人一事之咎。过此以往，能自强者尽可自立，若不自强，則事不可知。」李鴻章希望地主买办阶级統治下的「中国」，从洋务中得救，把办洋务說成自强自立的途徑，凡关于洋务的設施，都称为「新政」。李鴻章抱着「圣之时」的自信力，主办新政，支配軍事外交內政三十年，經中法战争一部分破了产，在中日战争时全部破了产。

第二节 所謂「自强」的新政

（一）新政第一期

（一八六二年——同治元年）至

一八八一年——光緒七年）

本期新政以自强为中心，所謂「強」，就是練洋操，用外國軍器。一八六二年（同治元年），滿清政府令都司以下武弁，學習外國兵操法。李鴻章派一部分兵丁隨英國兵弁學習炸炮，一部分隨德國兵弁學習洋槍。用外國軍器是湘淮軍一致的要求，但船炮槍主要從英國購入，自己設局製造只是補助性質，而且開辦不久就積弊叢生，事情很顯然，洋務派求自强是求本集團自强而不是求中國自强。

一八六二年（同治元年）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，「全用漢人，未雇洋匠，造成一小輪船，行駛遲鈍，不甚得法」。

同年李鴻章在上海設制炮局，「募外國匠人，由香港購辦造炮器具，鑄造开花炮彈，以資攻剿，甚為得力」。

一八六四年（三年）李鴻章在蘇州設西洋炮局，「機器僅值万余金，不全之器甚多」。

一八六五年（四年）李鴻章在上海購得「洋人機器廠一座，能修造大小輪船及开花炮洋槍各件，

实为洋涇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，价銀四万两。收买后改称江南制造总局，先造枪炮。

同年曾國藩购买美国机器（价銀六万八千两）运到上海，併入制造总局。一八六七年（六年），开始制造輪船。局內設汽炉厂、机器厂、熟鉄厂、洋枪楼、木工厂、鑄銅鉄厂、火箭厂（炮弹）。造船設備，仅于船塢一座，兵、商船只仍須入耶松船塢（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

C. 一八六二年英人开办）修理。附設翻譯館，聘英美人士譯出《汽机发軔》、《汽机問答》、《运規約指》、《泰西采煤图說》等书。选聰穎子弟入館学习，造就

机械工程师。

一八六六年（五年）左宗棠在福建設福建船政局，开办費三十余万两，每月經費約五六万。机器及材料从法国买来，正副监督工程师都是法国人。局中工匠二三千人，杂工八九百人，多是湘軍弁兵，工厂等于兵营。又設前后两学堂，前学堂学法文及造船学，后学堂学英文及駕駛术。共造大小輪船十五只編成南洋水师。

一八六七年（六年）崇厚在天津設机器制造局。

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金陵機器局。

一八七〇年（九年）李鴻章擴充天津機器製造局，分設四廠。

一八七七年（光緒三年）丁寶楨在成都設四川機器局。

一八七八年（四年）左宗棠在蘭州設機器織呢廠，聘德國人為技師，製造軍用品及普通衣料。

一八八一年（七年）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器局。

上述各局全屬軍事性質，每年耗費巨大款項，雖然口頭上也說「御侮」、「自強」，實際是重在防內，